

樹葉上的智慧

劉曼玫 編譯

「泰北傳統藏經樓及其收藏」演講

相傳千百年來，刻寫這些貝葉經的僧侶們耗費畢生心力，一字一字用鐵筆刻寫，常常到最後因眼力消耗過大而失明，他們為佛法智慧所做的犧牲奉獻，就是希望後人可以從中開悟、法喜充滿。現今，這些脆弱的貝葉經正逐漸消失中，其中的智慧正急待你來發掘。今年三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東南亞藝術：當地脈絡受中國的影響」研討會，行程遍及泰國、寮國與柬埔寨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筆者參與其間，收集貝葉經相關資料，如佛寺院園裏栽培製作貝葉經的棕櫚樹（圖一）、存放貝葉經的木箱與木盒（圖二、三）、讀經架（圖四）、抄經椅（圖五）等，祈有助於對貝葉經的認識。

前言

著名的貝葉經收藏家盧鐘雄先生，在民國七十幾年起開始收藏貝葉經，至今已超過萬夾。最初他挪用夫人買房子的預算購買佛經，原本只是一種累積福德的心態，卻沒想到現已成為全世界以私人力量收藏貝葉經最豐實的收藏家。盧先生認為民間流傳的佛教經典只有占佛陀教法的百分之十而已，其他百分之九十的佛陀智慧都刻寫在貝葉經中，他希望藉由他的收藏，提供一些研究

機關對貝葉經進行深入、全面及有系統的整理和翻譯工作，使貝葉文化寶藏得以保存並流傳後世。國立故宮博物院與盧鐘雄先生結緣，是在民國九十三年，當時故宮為了籌備在嘉義民雄舉辦的「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向盧先生商借五夾貝葉經。展覽結束後，盧先生便捐贈三夾貝葉經予故宮。其後得知故宮正在籌建以亞洲文物為展示主題的南部院區，他在去（九十五）年十月，再度選出五十夾貝葉經予



圖一 位於寮國龍坡邦（Luang Prabang）可製作貝葉經的棕櫚樹（劉曼玫攝）



圖三 存放貝葉經木盒 泰國清萊「皇太后藝術與文化公園」所藏（馬孟晶攝）



圖二 存放貝葉經木箱 泰國清萊「皇太后藝術與文化公園」(Rai Mae Fah Luang) 所藏（楊芳綺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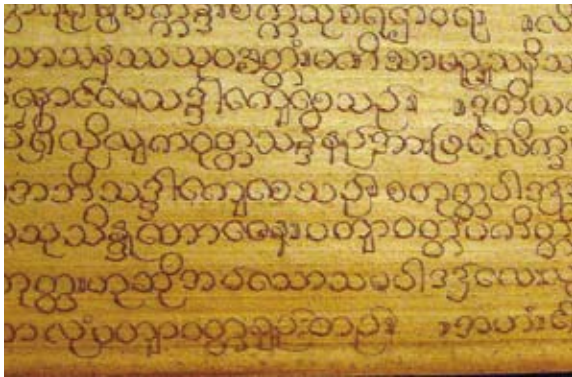
圖五 抄經椅 泰國清萊「皇太后藝術與文化公園」所藏（王鍾承攝）



圖四 讀經架 法國遠東學院金邊經典保存中心所藏（楊芳綺攝）

故宮（圖六、圖七）。貝葉經最早起源於印度，相傳是在西元七世紀左右隨南傳上座部佛教傳入斯里蘭卡，再經緬甸、泰國傳入中國雲南西南部地區。由於雲南西雙版納的傣族與泰國的泰族、寮國的老族、緬甸的撣族均為百越族群，語言相通，居住地相依，現今發現的貝葉經，除了傣文之外，也有寮語、緬甸語、泰語。一般說來，貝葉經的內容十分多樣，除了記載佛陀教誨之外，還有文學、藝術、法典、倫理、醫藥、民俗、歷史等相關紀錄，文化的傳承功不可沒，人們視其為傳世之寶。

因此，為了充實國人對貝葉經的知識，國立故宮博物院特地邀請法國遠東學院貝葉經專家拉吉赫德（François LAGRARDE）博士發表他在泰國多年的研究所得，其講題為「泰北傳統藏經樓及其收藏」（The Traditional Libraries of Northern Thailand And Their Collections）。這場演講論及隨著城市與村莊中佛教寺院的



圖七 緬甸1926年 貝葉經文法書（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盧鍾雄先生捐贈之貝葉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位於泰國清邁的帕辛寺Wat Phra Sing，是泰北最著名的「ho tham」之一（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發展，泰國社會如何保存宗教經典，並同時將新知識記載集成冊。因此，藏經樓成了寺院裡重要的部分，它是保護貝葉經的場所，同時也保護著與貝葉經相關的物品。另外，他還談及目前對貝葉經典、現代圖書館、數位典藏、微膠片與數位資料之間的討論與爭議、原始資料的編目等議題。本文

將以節錄的方式再度呈現拉吉赫德博士的演講內容。

泰北歷史

泰北，從十三世紀開始被稱做蘭那（Lanna）王朝，在八到十二世紀一直為由蒙族（Mon）所建立的藍奔國家（Lamphun）之分支，佛教為當地人重要的宗教信仰。蒙族



圖九 傳統泰北藏經樓，護衛著經典不受竊賊、祝融、水災或昆蟲的威脅（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佛教，十三世紀在泰北成立，並很快地傳佈到泰國其他地區。雖然在蘭那地區沒有印度寺院或是大乘佛教遺跡的發現，不過從口耳相傳或是文學作品得知，蘭那地區確實受到印度佛教或是大乘佛教的間接影響。流傳下來的泰北古文獻並不常見，在蒙族人居住的區域只有極少數的銘文式作品發現，沒有長篇的經文流傳下

來。但可以確定的是，蒙族人製作了許多貝葉經，他們把製作貝葉經的技術傳遞給征服他們的泰族人，蒙族人傳遞的不只是製作貝葉經的技術，還有他們的佛教經典。

傳統藏經樓

在所有泰北王國、領土或是公國中，宗教與高知識份子的生活都以寺院（泰文 *Wat*）為中心，*Wat* 像是堡壘一般的堅固（圖八），它是唯一代表此文明、具體且永恆不朽的建築物。典型的泰式藏經樓是一棟小而獨立的建築，許多特徵是要保護建築主體，如：為防止火災，泰式藏經樓通常小巧並遠離其他建築物；為防止水災，高架起整個建築物；為了防止竊盜，其外觀堅固與緊實；為防止昆蟲或齧齒動物，常位於水池中或是被壕溝所包圍（圖九）。

泰北藏經樓不像是現代的圖書館，是個可以讀書或寫作的地方。它是狹窄、炎熱、黑暗的塔樓。有些則是狹小的塔

樓，必須利用梯子進出，在裡面甚至無法站立。然而，多數藏經樓的外觀都是極度高雅，且有大型傳統建築物的特色與風格，例如：圍繞在建築物外，可見用灰泥所做成的徽章圖案做為裝飾，這些圖案代表著自然或神話的動物（圖十）。

自古以來，在泰國佛寺院以外的地方不會有獨立的藏經樓。*Wat* 是唯一祭拜佛祖、保存與傳佈佛法、僧團（*Sangha*）居住的地方，它也是在特定戒律下進行宗教儀式的地方。一座寺院通常被分做兩個區塊，第一區是佛像區（*Buddhāvāsa*）或膜拜區：包含神殿的大廳、神殿的受戒廳以及佛塔，佛塔是佛像的中央部分，也通常是遺跡裡唯一保存之處；第二區是僧侶區（*Saṅghāvāsa*）：包含僧侶宿舍（*kuti*）、講道廳、校舍、休息亭以及藏經樓。隨著重要寺院的建立，僧侶們開始蒐集文獻、製作複製品、翻譯經文、甚至編寫新的經文內容。漸漸地，這些重要書籍便



圖十 藏經樓建築外徽章圖案的裝飾（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圖十一 隨著經典的逐漸消失，傳統泰北藏經樓也漸漸失去原本存在意義而荒廢（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需要放置於特別的建築物中（圖十一），這種建築稱做 *ho trai*（意為置放大藏經的大廳）或是在泰北稱做 *ho than*（意為保存佛法文獻的大廳）。

貝葉經

在植物葉片上刻寫經文是非常古老的技術，據說最早可回溯至西元一世紀，但比較有可能是西元三世紀。這種在印度已達到完美的技術，很快地傳到東南亞各國。最古老的巴

利文貝葉經是來自於八或九世紀的尼泊爾。在泰國，發現一些寫本可以定年到十五世紀。大致說來，在泰國寺院所發現的貝葉經，多屬於十八到二十世紀的作品，製作貝葉經的高峰期是在十九世紀。

從前，刻寫工（僧侶或是在家眾）在泰北蘭那王朝的佛寺裡進行刻寫的工作，他們可以說是管理者、是對貝葉經具有豐富知識的學者，他們閱讀的速度很快，並可背誦大部分

的經文，他們也是在刻寫貝葉經方面十分靈巧的工匠。貝葉經不是書寫的，而是用金屬筆雕刻在葉片上，經過初步刻寫之後的葉片並不易閱讀，必須塗抹芝麻油和煤灰的混合物，使鏤刻的部分呈現較深的顏色。現今仍可以發現已經刻過卻未上墨色的貝葉經半成品。由贊助者出資要求刻寫工製作新的貝葉經，提供給寺院藏經樓保存或使用，被視為對佛法的奉獻，可以增加這些贊助者



圖十二 一套完整的泰北貝葉經（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圖十三 有塗金色皇家圖騰以及黑漆的護經版（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的福德。在貝葉經中，常常可以見到贊助者的姓名出現在祈禱文中，他們希望藉由這種行為在往生後能到達極樂世界。因此，相同故事的複寫本一再重複，常可發現由葉片兩側的漆來看，這本經典是從未被打開的，當讀到著作頁時，才知道這本經典的年代。

由於這些工匠的技巧以及人們的信仰，處理和流通這些「書籍」的傳統漸漸成形。因此，讀者可以在寺院裡閱讀

貝葉經典，甚至在葉片上直接做修改，有時候把經典借出。在當時，貝葉經不被視為是稀有的藝術品，而是儀典以及教育用品，由於使用頻繁，其使用期間是有限的。在自然的情況之下損壞（意外、磨損、蛀蟲），則得以靠著一般的捐款來做修補；損傷嚴重或較舊的寫本，則被丟棄甚至焚燒，其灰燼和其他天然中間物一起凝結成塊，可以再製作成宗教物品，如鑄模的避邪物等。

然而，這些傳統已經消失超過五十年。提供法本所做的功德仍然存在，但現代的貝葉經已經不是用刻寫的，取而代之的是印刷。因此，現存的貝葉寫本已經愈來愈老舊、愈來愈稀有、也很脆弱。當然，它們應該要受保護。然而，其存在的地位已經不同，從前為儀典及文化上的消耗品變成現在博物館內的珍品，難免會有衝突出現：這些寫本應該要存放於寺院的陳列室？或是由其他機構以更安全的方式來保護呢？若是如此，這些貝葉經典則是只能用肉眼觀看卻不可以觸碰的物品。

貝葉經的輔助器具

除了典籍本身之外，貝葉經還有許多的相關用具及器材。比方說，用來包裹經典的織布，稱做經被，它是由數根細小的竹子編織而成的墊子，通常顏色豐富且由高級的布料製成（圖十二）；將貝葉片緊緊固定住的兩片木板，稱做護經板，其上常見華麗的裝飾，



圖十四 在不同寺院中有不同存放貝葉經的方式（拉吉赫德博士提供）

像是金箔、朱漆、粉刷、銘文等等，皇室的收藏則可見黃金的皇家圖騰以及黑漆（圖十三）；當僧侶在閱讀貝葉經典時，他們會把經典放在由數根枝條與棉繩製成的架子上，稱做讀經架（圖四），珍貴的讀經架是由象牙所製成；另外，數本手抄經文會整齊地放在一種特殊箱子中（圖二），而今日，這些優質的家具已被古董商蒐集一空，而逐漸消失，而且被一般的木盒子所取代。從二十世紀開始，手抄經文的傳統已經漸漸沒落，傳統藏經樓也被淘汰，貝葉經本身成了藝術家的藏品，連同這些周邊器具也都變成收藏家的收藏對象。

現代圖書館、數位典藏、藏品目錄

面對保存修復貝葉經典，將寫本製作成黑白的微縮片，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學術工作的成功會依據微縮膠片的多寡而決定，因為微縮膠片取得快速、容易複製，對學術工作有

極大的幫助。但是在東南亞的脈絡中，因為經濟與自然的因素，目前，只有極少數在泰國的藏經樓中可見到微縮膠片。在熱帶氣候中，溫度與濕度都高的情況下，膠片也需要特別

小心維護，如果不是存放在溫濕度控制的環境中，會產生融化的情形。然而，製作或複製微縮膠片的所費不貲，有時情況甚至更複雜，大多數的微縮膠片是從原版的經典製作，而這些經典原本置放於寺院中，後來因為製作微縮膠片而被搬動、取下、或是永久的一借用」，沒有留下任何的紀錄。所以，此貝葉經典就從此永遠遺失，這是很可惜的。總而言之，對於刻在貝葉經上的字句，必須趕在天然或人為破壞之前紀錄下來。因此，將資料數位化則為當務之急。

法國遠東學院的貝葉經編目工作

法國遠東學院泰國中心，提倡利用數位攝影技術，將貝葉經數位化，用有限的預算與

一般的設備，讓資料的流通與交換更容易。數位化所需的硬體器材：照相機、讀經架以及一部手提電腦。工作小組可以只由三人組成：攝影師、研究員（熟悉處理貝葉經的人）與當地學者（閱讀方面的專家）。

簡單的數位化則依循下列二原則：其一，在進行拍攝時，為達較好的畫質，每一葉片分成右邊與左邊兩次拍攝。因此，數位相片的第一張

照片是貝葉經第一頁正面的右半邊，第二張照片是第一頁正面的左半邊，第三張照片則為第一頁反面的右半邊，以此類推。其二，數位典藏中的照片需有高畫質清晰度，故每張葉片應該用一秒鐘的曝光時間近距離拍攝，使得放大時可以有較好的品質。

編目的工作可以與貝葉經數位化同時展開。常見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將經文的字型轉換成印刷體或是現代的電腦

字型。然而，各字型的相容性是很低的，無法呈現在國際化的網頁資料庫當中。目前對亞洲經文的解決辦法只有用萬國碼字型以及用羅馬區別發音符號。在東南亞國家中，泰國（現代泰語或是暹羅語）以及寮國（現代寮語）都可以通用萬國碼。在「我的工作表」中會有三個標題：

一、數字：基本數字、任何相關的數字、先前的編碼；

二、資料節錄、轉述或數位化資料表（表一，共十二欄位）；

三、機讀格式表（表二，共十二欄位）

今日，即使有專業人員協助，這些泰北藏經樓中的文獻仍然無法充分有組織地運作。有些內容被刻抄得過多，然而，有些基本且重要的文獻資料卻又很稀少。其原因有二：可以換取功德的貝葉經典為儀式性用途，並不一定會被閱讀；另一原因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整個社會大舉進行改革，很多貝葉寫本都在來自曼谷的指令下被摧毀了，所以有些經典的內容永遠地消失了。

表一 法國遠東學院貝葉經節錄、轉述或數位化資料表

攝影或抄寫題目（若無萬國碼字體存在，皆以影像存檔）
若一件經文中出現數個題名，皆應詳實記錄下來
以最接近的萬國碼字體 - 現代泰語或寮語 - 記錄題名（倘若有數個題名，應以逗點分開）
以最接近的萬國碼字體-現代泰語或寮語-編輯或統一題名
用音譯的方式，以羅馬字體編輯或統一題名；或是根據「Rachabandit泰文轉換系統」（由泰國皇家學院所設計，為官方系統）轉譯
經文內容作者
刻抄員
贊助者
經文內容出現日期（Date of Text）
寫本抄刻日期（Date of Manuscript）
原始藏庫或抄寫地點
行的起始及結束（a表第一行，z=著作頁以外經文的最末行）
編張數號或標頁號

表二 法國遠東學院貝葉經機讀格式表（metadata）

來源：國家、省份、城市
收藏處：僧院、藏經樓、私人收藏
材質(貝葉、紙質)
語言
經文內容簡述
敘述(長寬尺寸、一束幾葉、一夾幾束、每葉行數、洞孔、版面編排、頁碼、裝飾)
評論註記，如：前任物主、或是之前的收藏地點、保存狀態
數位照片的參考處(檔案名稱、檔案夾、檔案存放處)
參考書目
雜項備忘錄
主題描述或關鍵字